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绣襦记

丁汝芹 编著



7.8

绣襦记

丁汝芹 编著

新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绣襦记 / 丁汝芹编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4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 丁克实, 安葵主
编)

ISBN 7-5011-2757-3

I. 绣… II. 丁… I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041 号

绣 襦 记

丁汝芹 编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插页 2 张 95000 字

1995 年 4 月第一版 1995 年 4 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011-2757-3 / I · 117 定价: 8.80 元

前 言

说起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我们一定可以想起很多门类。但是在群众中具有最深根基和最广泛影响的当属戏曲。它在12世纪前后，综合了诗歌、音乐、舞蹈、杂技、曲艺等多种艺术成分，形成“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艺术，随之在剧本创作方面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元杂剧。在近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虽然经过多次剧本体制和声腔剧种的兴替，但做为戏曲的整体却一直绵延不衰。元杂剧之后，明清传奇的创作又出现了群星璀璨的局面。元明清各代的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李玉、洪升、孔尚任等，为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艺术遗产。数百年来，各时代的剧作家，~~艺术宝库中~~不断改编演出这些作品，《窦娥冤》、《西厢记》、《拜月记》、《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一直流传在戏曲舞台上，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这些作品通过优美动人的故事塑造了各色古代人物的形象，其中有许多是具有跨越历史的涵盖力的艺术典型。做为剧作，它们为后人提供了范本和改编演出的基

础；做为文学作品，它们是有价值的读物。这些作品描绘了生动复杂的古代生活图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和社会，作品的诗情画意和精美的文学语言，可以给我们审美享受，古人的许多优秀品质以及善与恶、美与丑、正与邪的冲突，对今天的读者仍不乏教育和启迪意义。

但是，由于剧作多用文言，以及种种社会历史原因，今天一般青年读者对这些作品却比较生疏，或者读原作有困难，甚至有的人不知道我国还有这样一笔文化艺术遗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憾事。

为了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让遗产放出新的光辉，我们编辑了这套传奇故事丛书。

我们的做法是，用现代的语言对古典剧作进行改编，以适应当代青年读者阅读。

适应不是迎合。首先在内容上，需要对原作进行改编，将戏剧冲突变成小说的冲突。唯独这一改变最难。往往有一些情节或人物，在戏剧中没出现，而在小说中不出现就不行。有些戏剧中的人物，在一定场次里是主角，而将他改变成小说，这个场次（情节）和人物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这就需要改编的作者们做些去粗取精的工作，并且择出合我所用的材料。

其次在写作上，从语言到结构，戏剧与小说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划不开这方面的区别，就等于分不清他们各自的姓氏和家族，做起事来是要乱套的。这也是改编中要做重点考虑的问题。

再次就是思想观点的问题。本丛书选取的一些古代

作家的作品，大多体现了那个历史时代的先进思想，但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和作家本人的历史局限。有的作者在创作的当时，世界观就充满了矛盾。因此，从今天的高度看，不少作品是精华和糟粕混杂在一起的。今天应该怎样改编，对原作可以“改造”到什么程度？编著者们曾在一起进行过讨论。他们认为，这种改编，必须是一种再创造，它体现的是今天的作者对这些古典名著的新理解，必定给新改编注入新的血液。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编》的作法是一种新的尝试，在创作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今从完成的书稿看，各篇的风格是不同的，因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各异。但是，我们总的希望，第一，它能成为满足广大读者需要的好的精神食粮；第二，它能成为读者进一步了解民族文学遗产的一个阶梯；第三，它能成为广大读者共同的财富，并因此而关心它，提高它，帮助它和保护它，使它得到丰富的营养而茁壮成长；这也将推动古典戏曲名著的研究工作深入地开展。

这里所选的18部戏曲原著，仅作为“新编”的第一批选题，它们都在文学史上和戏剧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但它们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欢迎它们，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三批……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从事戏曲创作、研究和编辑工作的，他们中间有在剧坛耕耘多年的老戏剧家，有正处盛年的中年戏剧工作者，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他们在本职工作之余，不辞辛苦地完成了这套丛书的写作。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由于我们的工

作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具体地说，是把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变成小说艺术形式，就像一个孟浪汉走进生疏的天地，在各位专家面前常常感到忐忑不安，自知在尝试过程中一定会有许多不妥之处，恳切希望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编 者

1994年9月



编者简介

丁汝芹, 1945 年生于四川成都。现为北京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参加《中国京剧史》的撰写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北京卷》的编辑、撰稿工作。代表作品有《皮黄戏的“京化”》、《嘉庆年间清廷的戏曲活动与乱弹禁令》、《戏曲锣鼓的有关思考》和《金编钟历难记》、《绛紫色的羽绒衣》等。

内容简介

本书以著名传奇剧本《绣襦记》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书生郑元和与妓女李亚仙悲欢离合的故事,表现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为争取恋爱自由而斗争的坚贞不屈的精神,鞭打了社会上丑恶的习惯势力,同时也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

通往大唐都城的官道上，郑元和衣衫华丽鲜明，踌躇满志地骑着彩辔雕鞍的五花马一路小跑，马蹄扬起了阵阵尘烟。

正值孟春时分，路上行人车马来来往往。商人、贩夫们携带着许多的货物，或用肩挑，或用马驮，各自为生计而忙碌。

望着周围行色匆匆的人们，郑元和心情十分舒畅。第一次离开家，就如脱缰之马、出笼之鸟，只觉得天高地阔。虽经跋山涉水，征途劳顿，仍是兴致勃勃，不觉疲倦。等待这次赴京应试，前后已有几年了，早已急不可待。原说满了二十岁，行过“冠礼”就让他出门，母亲虞氏夫人又坚持要等到开春转暖之后。光是收拾行装，母亲日日操忙，就不知用去了多少时光。如今携带的四季衣物，穿上三五年也绰绰有余。这两年里，虞夫人带着丫环、侍女们每日手中的针线活计竟未见间断过。

郑家原籍荥阳，与陇西的李氏、博陵的崔氏、范阳的卢氏等同为世代官宦、声名显赫的名门士族，堪称巨富，亲友之中在朝为官的人甚多。元和之父郑儋现任常

州刺史、已年近半百，虞氏夫人原本也是大家千金，夫妻俩只得元和这一个儿子，自然爱如掌上明珠。

元和自幼天资出众、隽朗超群，称得上是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从四、五岁启蒙在学塾中读书起，就令先生时时赞口不绝。郑儋看着儿子生得神采秀逸，学问在同龄人中也属上乘，心中十分欢喜，经常拈须含笑、借曹操褒奖侄儿曹休的话来夸耀自己的儿子：“此乃吾家千里驹也。”

这次元和入京，是经过州府考试选拔后，提名保送礼部，参加京城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的，在当时称作乡贡。郑儋认为儿子一次应试即能取得功名，但是为了让元和能安心在长安攻读一段时间，特意给他带上充足的盘缠银两，足够宽宽裕裕过上两年。

落在元和身后的是他的贴身书僮来兴和陪伴他进京读书应试的乐道德，另有十来个担着行李、琴剑书籍的人夫紧紧随在他们之后，这一行人，时时引起了路上商贾走卒们的注目。

乐道德也是荥阳人氏，有四十多岁了，曾经读过几年书，学业有限，不敢期冀功名。妻子已过世，又无子女，落得一身清闲。这几年来，好几次陪荥阳、常州一带的文人学子进京赶考，把长安都走熟了。眼下正无所事事，在常州闲着。听说刺史的公子准备寻人陪伴赴长安读书应试，便托人介绍，欲谋得这个差事。郑儋正想物色个年纪大些的人照料元和，见乐道德通些文墨，人也精明，就答应下来。要他在长安寻个僻静地方住下，督促元和攻读。虞氏见是荥阳同乡，也合了心意，于是

千叮咛，万嘱咐，要他悉心照料元和的饮食与冷暖。

寻得这一差事，乐道德自是十分欢喜。郑家所付年薪不薄，元和的文才又颇有名气，一朝皇榜题名，得到一官半职，自己或许能有个长久落脚之地，不至于漂泊不定了。因此一路之上，事事殷勤，元和见他料理经心，更把大小事宜都交与他办理。

自幼时起，元和就读熟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连狭斜，

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

金鞭络绎向侯家。

龙衔宝盖承朝日，

凤吐流苏带晚霞。

百尺游丝争绕树，

一群娇鸟共啼花。

对繁华的帝都，他已景慕久矣，眼见京城在望，不由得加快了马鞭。乐道德也连连回首呵叱人夫走快些。书僮来兴生得聪明伶俐，这年刚刚十五岁，此时他更是兴奋不已，嚷着听说长安城的肉馒头好吃，等一到了，要多吃上几个。

布政坊在长安城西，离天门街不远，闹中有静，春元客店就在布政坊的东头。店主熊仁约有四十来岁，与妻子吴氏一起，雇了两个伙计，把客店拾掇得清洁宜人，饭菜也爽口干净，生意还算兴旺，进京赶考的文人常有在此住宿的。

已近黄昏，只见一群人蜂拥而来，熊仁赶忙迎了出去：“客官，里面请，是用餐还是要住宿？”

一个身着玄色直裰衫的中年男子上前拱手问候道：“熊店主，别来无恙，难道你不认识我了么？”

熊仁仔细一看，才认出是曾经几次来住宿的荥阳人乐道德，便连忙回礼：“乐先生，原来是您啊，有两三年没来了吧？今年可又是陪客人来应试？”

“来来，我给你引见。”乐道德让出了身边的一位眉目清秀、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说道：“这位是常州刺史郑儋郑大人的公子郑元和，进京读书，准备参加明年春试。今天就在你这儿下榻了，你先准备酒菜去吧。这一路之上，可真是十分劳累了。”

熊仁忙与元和见礼寒暄。那边吴氏早已听得明白，

急忙命人烧肉烹鱼，待乐道德打发走挑夫一行人，安顿好笼箱之类，与元和到桌边坐下时，烫好的黄酒和几碟下酒的小菜已经摆好了。元和一路风尘、饥饱不定，只觉得这顿饭吃得很是舒适。

伙计们在厨下忙碌时，吴氏已将最宽敞明亮的客房整理好，换上了洁净的被褥，还焚上了几支线香。

原来吴氏之父就是开小客店的，吴氏耳濡目染，自小就会看人行事。看到郑元和有许多人夫肩挑手提地把行李箱笼送进客店，吴氏立即知道来了财神，很快就料理妥当。熊仁为人忠厚实在，全靠吴氏精细，才把春元客店办得井井有条，人客盈门。

等元和吃过了饭，进入客房休息，早有伙计送上铜盆热水，沐浴清爽之后，来兴服侍他睡下安歇。

第二天清早，元和便与乐道德商量：“这店主倒也知礼，饭菜适口，卧室洁净，我们不如暂且住下，慢慢留意一处安静院落，待租好后再搬走也不迟。”

乐道德听得正投下怀，他每次来长安，必带人到这家客店来住下。吴氏不仅笑脸相迎，殷勤侍候，还常常单添些酒菜给他吃喝，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便答道：“相公说的是，这一个多月来长途跋涉，几经辛苦，先住些时日，再作计较。”略想了片刻，他又说：“考试时间还早，在家时，郑大人嘱咐要拜望一些亲友、同乡，长安城里，有多处名胜，改日我陪相公各处去走走吧。”

一般赶考的举子都在十月份前后抵达长安，只要在十月二十五日前到礼部报名、具保，再准备两三个月，就可以参加第二年正月或二月举行的考试了。郑儋要儿

子早些进京，是想让元和见多识广，把自己的诗文投送给一些朋友传阅，稍有名声也利于来年录取。

见乐道德提起此事，元和就点头答应下来。不过几日功夫，父亲指定必须拜谒的几家都已走过。各家说的都是与父亲一样的教训之词，元和也懒得再次去登门。倒是与乐道德一同游游慈恩寺、玄果院，逛逛大雁塔，小雁塔，极有兴味。有时候，就在店中读读诗书，也甚是自在。

春日读书。难免困乏，元和放下了手中的《春秋公羊传》，伸伸腰，站了起来，朝着窗外叫道：“乐先生，乐先生在不在？”

乐道德中午喝了两杯后，正在歇晌午，没听见招呼。倒是来兴走了过来，问有何事。

“天气晴好，我们不如出去走吧。”

来兴答应着，到后院牵出了五花马，与熊仁打了招呼，出了门来。元和骑上马，来兴跟随在后，信步向东市方向走去。

那东市离皇宫不算远，周围有许多达官贵人的住所，十分繁荣。其间古玩、珠宝、文具等各种店铺鳞次栉比，铁行、笔行、绢行及帛肆以及出卖新旧衣物、干鲜果品、小件玩意的货摊更是一家接着一家。元和见笔行里卖的笔墨比常州带来的都要好，便各买了几样，又买下两本新出的诗集，交给来兴拿着。前后转了一周，他只觉得十分杂乱，无心久留，就上了马向回骑去。

他忽然想起前日听说有一早几年来京城的相识就住在离此不远的平康坊附近，若能找到他谈谈，或者比在

街上闲逛还有些趣味，便策马骑向平康坊。

平康坊在东市的西面，元和悠悠地骑着马走进平康坊的东门，又转向北里方向，路过鸣珂巷口时，元和不经意地抬头向左前方望去，只见巷里房舍井然有序，街面十分清洁，他不知这是何处，心中暗想京都果然气派不凡，小巷也非其他州县所能相比。

就在此时，元和忽然看到前方有一所不大的宅院座北向南，建筑严谨、门庭齐整，半开的门扉前，站着一位身着淡黄色绫衣，长裙曳地的绝色女子。那女子生得体态窈窕、明艳妩媚，肌肤玉润、鬓若浓云，恍若神仙天人一般，亭亭玉立地凭靠在一个梳着双鬟的青衣侍儿身边，凝望着对街院墙里伸出来的几枝盛开的雪白的梨花。

元和惊呆了，他从未见过如此佳丽，只觉得顿时眼前一片光彩袭人，不觉勒紧了马缰，停住马，睨视过去。

那女子感觉到有人在张望，便转过头来，只见一个丰度俊逸、潇洒蕴藉的青年书生，还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虽说有些失态，却仍显得文质彬彬，温雅有礼。她本要低下头，但又似乎心有所动，不由得抬头看去，恰好迎上了书生那不加掩饰的倾慕目光。

站在马后的来兴见五花马停住脚步，并不知情由，便吆喝了一声，那五花马刚一抬蹄，又被主人勒住了马缰。元和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停留得好像过久了，便不自主地松开了握着马鞭的右手，让丝鞭落到了地上，然后等着来兴去拾捡。

见一陌生男子呆望着不肯离去，青衣侍儿拉了拉那女子，又俯耳低语，就要转身离去，那女子只得跟随在青衣侍儿之后，才要进门，却又回眸顾盼，好似也有眷恋之意。

元和时间竟心荡神迷，连来兴拾起丝鞭递到他的手边，也不知去接。

“相公，相公——”直到来兴推了推他，元和才醒悟过来。

“人家都走了，您还在看什么？我们快走吧。”等来兴看见那两个女子时，她们已转身翩然离去了。

元和不想再去拜望友人，径直回到了春元客店。吴氏迎上来问他用不用茶点，他像没听见似地就走进了自己的住房。

一连两日，乐道德见他不思茶饭，神情恍惚，有些奇怪，便去询问来兴。来兴就把那日如何在平康坊内看到一个妙龄女子，又如何落坠丝鞭之事，全都告诉了乐道德。

乐道德一听竟是忍俊不禁，他本是过来之人了，又几次来过长安，进京赶考的士人们去逛逛花街柳巷，与歌伎、娼女们饮酒调笑，是常有的事，还以此自命风雅，这种事情他见多了。元和还年轻，自然该是性情中人，看上个美貌女子，也在所难免。

他立即走进元和的房里，问道：“听说相公前几日有艳遇？”说着，脸上还挂着诡谲的笑意。

元和正靠在窗前书桌边情思幽幽，盘算着能向什么